

澳岸甘露遍 方外結因緣

追尋竺摩法師在澳門遺留的蹤跡

盧友中*

五年前，為寫竺摩法師傳記，我曾專程赴澳門尋蹤覓迹。2007年杪，我從臺灣考察歸來途經香港，再次前往澳門，尋訪這位當代高僧在這裡遺留的雪泥鴻爪。

竺摩法師自1939年駐錫澳門，直至1954年離開，長達十六個年頭。他曾為佛教文化在澳門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幸蒙旅居香港的高僧俗家侄兒陳松青先生、澳門學者黃曉峰博士全程陪同，才使我這次濠江之行獲益良多，得以為竺摩法師在澳門的蹤跡補記若干難得的文化史料。

再訪功德林

我們來到位於三巴仔街13號的功德林，看那臺門並不起眼，兩旁金色隸書對聯卻格外引人注目：“加功緊拶一聲佛；立德全提十願王。”進得林內，祇見一座宏大的佛教道場。院內分上下兩層，廊宇迂迴交錯，大殿、法堂十分莊嚴，僧舍、膳堂一應俱全。六十多年前，正是這座澳門歷史上最早的女眾念佛場所，與內地浙江雁蕩山南下的竺摩法師結下了不解因緣。

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原由廣東香山人士張玉濤居士於1925年捐居宅為佛寺，經澳門政府批准，永為慈善女眾修行院。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畢業於閩南佛學院的竺摩法師勇赴國難，從武昌前往香港，代表內地佛教界籌措資金以救濟難民。迫於國危情勢，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於1939年春，轉擇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辦“佛學研究班”。這個班的學生有照真、覺源、澄真、本真、朗真、續真、法緣、紹賢等十多人，都是東蓮覺苑

寶覺佛學社的第一期畢業生。她們隨從導師靄亭法師，來澳門佛教功德林聽講《妙法蓮華經》。靄亭法師叢林出身，經驗豐富，學識淵博，德高望重。靄亭法師講完《妙法蓮華經》後，聽經的學生還要求他繼續講授因明學和唯識學，但他卻預備回青海雲蘭若靜修，便推薦年輕而富有學養的竺摩法師代其講授。於是，這位太虛大師的高足不負這些學生的期望，為她們講授《三十唯識》、《因明大疏》及《解深密經》。靄亭法師對竺摩法師的講課予以高度評價，說竺摩法師“不唯邃於唯識妙理，而於世諦文字，造詣亦深，且復誨人不倦，教授有方，極得學眾愛戴，故得機教相投，成績昭然。”

澳門功德林，當時由香港東蓮覺苑管理。按林規，每年冬逢彌陀誕有四十九日佛七之舉，林外參與者甚眾。這一年冬天，因靄亭法師退隱青海雲蘭若休養，恭請竺摩法師昇座宣講。於是，竺摩法師自出家以來，第一次登臺系統地講授《維摩經》。他對這部大乘經典，以明白通俗的語言，逐章、逐節、逐句、逐詞作了講解。他堅持契理契機原則，

* 盧友中，浙江省樂清市雁蕩山人氏，20世紀60年代初在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從事教育、新聞和政經工作，著有《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及編輯竺摩法師《篆香室詩集》出版。



竺摩法師在澳門功德林宣講維摩經後與學員合影（1939年11月19日）

將佛教的義理與近代中國現實的環境，特別是救國救難的客觀要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努力闡發適應時代需要的佛教革新理論。在講解中，他極力推崇大乘佛教“由出世而入世”的思想，提倡建設“人間佛教”，服務社會，改造現實。這在當時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蹂躪的中國，喚起人們愛國救難，起到振聵發聵的積極作用。難怪參加聽經的功德林監院了願法師立即著文說：“今幸竺摩法師講《維摩經》於此，以其靈悟之心得，釋不可思議之妙諦。文雖深而婉言顯之，義雖奧而譬解彰之，類生公之說法，雨花繽紛，使頑石均點頭，集眾德之精，出群數之首，是誠不可思議解脫者也。”

這次竺摩法師的講經活動非常圓滿。這不僅是對維摩居士大乘精神的大力弘揚，也是以創造性的實踐來學習維摩居士的一次難得的機會。因此，他在講完整部《維摩經》後，感慨萬千，賦詩兩首：

病榻悠然一鑒開，十方淨土湧靈臺。
燈王高座甯容借？香積妙鑑本自來。
手擲大千成快事，室包乾象亦佳哉！
更番尚有驚人處，震碎虛空一默雷。

稽首毗耶最上人，原來金粟是前身。
修真已自空三毒，導俗何妨有六親？
深入階層觀社會，廣施慈勇見精神。
蓮華在火誠希罕，千古其誰步後塵！

竺摩法師在功德林佛七宣講《維摩經》，一時引起轟動。靄亭法師曾作這樣的贊歎：“（竺摩）法師說法善巧，真俗圓融，妙契機宜，歎未曾有！”應澳門善眾的要求，講經稿經隨從他聽經的滿慈法師和達居法師認真記錄、整理，略加修改，付梓出版。遠在上

海的芝峰法師寫下了長約三千字的序文，給予充份的肯定和熱情的贊揚。著名學者黎錦熙先生也對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經稿作了熱情的評介。當時，弘一大師仍在泉州普濟寺閉關，斷絕與外界的一切通訊聯繫。竺摩法師為《維摩經講話》編排付梓，特去信請弘一大師題寫書名。弘一大師即“破例題經簽”，竟然滿足了竺摩法師的請求。與此同時，香港著名人士葉恭綽居士也欣然為這本書題字。在正值抗日戰爭最危急的時期，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話》，於1940年3月在澳門首次出版，立即在港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功德林，竺摩法師先後開講了《維摩經》、《地藏經》、《解深密經》等佛教經典。除了講經說法之外，他還將原由他主編的《覺音》雜誌從香港遷到林內，並包攬這份港澳佛教文化雜誌的全部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他主編《覺音》雜誌，把反映時代最貼近現實生活的內容作為其主要目標，將宣傳和鼓動以寺僧為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擊日寇的愛國愛教精神作為主要內容。在竺摩法師的努力下，《覺音》雜誌影響越來越大，享譽海內外，成為與內地的《海潮音》、《獅子吼》和《佛學半月刊》並列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竺摩法師通過編輯、出版《覺音》雜誌，廣泛地開展海內外佛教文化交流，極大地推動了港澳佛教文化的發展。從《覺音》雜誌中可以發現，竺摩法師聯絡交往的在港澳人物，大多都是來自內地著名人士，如葉恭綽、高劍父、許地山、梁彥明、張純初、林子青、張聖慧、陳靜濤、岑學呂、劉承澤、呂碧城和靄亭、海仁、寶乘、滿慈、通一、妙音、如幻等等；還有當時一些從內地到東南亞地區學習和弘法的佛教、文化界人士，如法航、達居、白慧、六融、陳慧修、李俊承等。然而，更多的則是當時內地各處的佛教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其中有郭沫若、林語堂、老舍、田漢、歐陽予倩、豐子愷、李仙根、陳銘樞、周貫仁、胡不歸、趙百辛、張雲雷和弘一、太虛、巨贊、芝峰、大醒、韋舫、法尊、樂觀、演培、曇昕、木魚、亦幻、性仁等等。實際上，竺摩法師當時已成為抗戰期間港澳佛教文化界的著名代表。

記得五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功德林拜訪住持德修尼師時，問她知道不知道竺摩法師，她馬上回答：“知道，知道。我還聽過他講經呢！”她說，竺摩法師來功德林講維摩經，祇是廿五、六歲的青年法師，年齡與她差不多，她那時祇能念佛；他的經講得好，聽的人很多。雖然他的口音方言重，有些聽不懂，但他講的意思她都懂。她讓徒弟聞證法師陪我們在林內轉了一圈，看了竺摩法師當年講經的法堂。這一次，我們來到功德林，年逾九旬的德修尼師讓聞證法師推着輪椅來到客廳，很快就想起了我是寫竺摩法師傳記的作者。雖然她的身體大不如前，但精神很好。她說，功德林有觀本法師（即張玉濤居士），有竺摩法師，一直香火很盛，有不少學者、記者來訪問，感到很榮幸。話匣打開，她還說起了自己的身世。她說自己出生在珠海，從小就光頭，讀書時同學們笑她是小尼姑，都不願意與她同桌坐。後來，她真的出家當尼姑了。她來到功德林，這裡的女眾很多，日子過得很稱心，就這樣，一默就是幾十年。她說，自己老了，但信佛修行的人很多，祇是像竺摩法師這樣會講經的大法師太少了。

觀音堂佳話

竺摩法師在澳門講學弘法和編輯出版《覺音》雜誌，也正值藝術大師高劍父先生等內地文化界人士來澳門避難。高劍父先生是現代嶺南畫派的魁首，也是信奉佛法的虔誠居士。他來澳門後，在普濟禪院妙香堂重開“春睡畫院”，在澳門文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竺摩法師在澳門宣講佛法，編《覺音》雜誌，不僅是一位弘揚佛法的高僧，而且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因而在佛教文化界影響很大，聲譽日隆。對佛法的共同信仰和對中華佛教文化的共同關心與愛好，使這兩位名人走到了一起，相見恨晚，很快成了摯友。藝術大師與佛學大師“亦師亦友”，便成了觀音堂的一段佳話。

觀音堂又名普濟禪院，坐落於美副將大馬路，是澳門三大古蹟之一。我們來到這座始建於明末的



澳門佛學社第十週年紀念及附屬義學校慶並歡迎竺摩法師講演佛學傳授三畝留影
 二五〇四年九月十九日

（上）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信眾留影（年代未詳） （下）竺摩法師 1960 年 9 月 19 日在澳門佛學社留影的珍貴照片

觀音堂，祇見這裡廟宇巍峨，建築雄偉，規模宏大，氣勢非凡。在住持機修法師的陪同下，我們參觀了高劍父先生當年辦“春睡畫院”的故址，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這裡，我彷彿看見了高劍父先生教授生徒誨人不倦的情景，彷彿看見了高劍父大師在居室與竺摩法師研討佛學、切磋技藝的場面……，兩位文化名人在澳門結下的友誼和為佛教文化作出貢獻的情景，像電影的片斷，在我的腦海裡一幕幕地湧現。

竺摩法師與高劍父先生從相見、相識到相知，交往甚密，友誼彌深。高劍父先生積極支持竺摩法師編輯出版《覺音》雜誌，並揮毫為《覺音》雜誌題寫刊名。竺摩法師曾因此賦詩〈謝高劍父先生為題覺音〉，詩云：

一代高名老畫師，遊神藝苑寄幽思，
遙山近水雲林軸，殘月曉風柳永詞。
海北諸家多冷落，嶺南三傑獨嶄崎。
拈毫為我才揮手，紙落雲煙龍躍姿。

高劍父先生親自介紹竺摩法師參加澳門清遊會活動，從而使竺摩法師結識了佛門內外諸多的文人名士，並與他們廣泛地開展了佛教文化交流。1940年的一個秋日，高劍父先生與竺摩法師和羅季昭、梁彥明、張純初先生等清遊會諸子，雅集於何斗燦先生的聽松山館。這是何斗燦先生邀約高劍父先生等來聽松山館雅集清談，“並囑約空門友竺摩法師，聯袂入山，共研佛理”。主賓落座滌塵巖下，品茗清談。其間，高劍父、張純初先生都帶來了各自的畫作，讓各位友人觀賞。竺摩法師也出示葉恭綽先生為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紀念活動親筆題寫的“無量壽”三字，並贊之為“勁拔古雅，世所難能”。高劍父先生便憶及弘一法師未披剃出家時，曾一同留學日本，“相得至歡”。他還告訴大家自己與太虛大師也“相友善”。接着，高劍父先生又興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紹了他於1933年夏季開始為期兩年多的南亞和喜馬拉雅山之行，還特別講述了去喜馬拉雅山探險的經過。

後來，何斗燦先生特意提到“生平雅慕兩浙天臺、雁蕩山之勝，神為之往”。竺摩法師來自雁蕩山，當即表示願在機緣成熟時，邀約諸子同遊，以盡東道主之誼。這次雅集，正如羅季昭先生所言：“今日之遊，殊覺自得，既得觀高張兩丈之絕妙丹青，高言偉論，竺師之佛法通靈，語多妙諦，又喜主人之款客情殷，賞心樂事，莫有逾於此者！”

竺摩法師應邀參加清遊雅集，多次與高劍父先生交往，彼此關係也愈加密切了。竺摩法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一夕，與之聯袂西灣，安步當車，仰觀明月在天，俯視人影在地，回溯平生際遇，言談之間，似不勝唏噓感慨！余乃戲之曰：“世界如舞臺，人生如戲劇，其中離合悲歡之景，喜怒哀樂之情，皆一場幻夢也；公之所感，其猶是乎？況吾人之渺小，似渤海一漚，太倉一粟，如公之‘上馬殺賊，捉筆賦詩’，較之橫槊當歌之曹孟德為何如？而今又安在哉！”乃相與大笑；復舉唐人“少孤為客早，多病識君遲”句以贈余，其知可謂深矣！莫逆於心，遂成忘年之交。

竺摩法師頗具藝術天份，不僅擅詩，也喜愛書法。他出家以來，一直注重練字。他把學好書藝也作為權巧渡眾的重要手法。由於不斷練習，久而久之，自成一格，求字者也越來越多。1941年秋的一天，高劍父先生來到功德林拜訪竺摩法師，兩人討論佛法，相談甚歡。高劍父先生看到了竺摩法師室內掛滿應信徒所求而寫的大小條幅，覺得頗有新意。他欣喜地對竺摩法師說：“既能作書，何不學畫？學佛我可奉汝為師，學畫則汝須師我！”第二天，高劍父先生親持狂草一聯贈送給竺摩法師。聯云：“莫問有無語，已空生滅心。”上款題為“竺摩我師博粲”，下款則題署“建國三十年秋，試粥飯僧劍父手製墨”。

就這樣，竺摩法師出於對繪畫藝術的愛好，拜高劍父先生為師，高劍父先生也為有這麼一位佛門



冬成念紀澳回法弘美由師法摩竺 迎歡仁同校義社學佛門澳

(上) 1952 年秋澳門佛學社義校同仁歡送竺摩法師出國紀念照片

(下) 1958 年冬澳門佛學社義校同仁歡迎竺公由美弘法回澳紀念照片

高僧作為朋友而感到高興。從此以後，兩人時相過從，遊於藝、耽於禪，成為忘年之交。竺摩法師與高劍父大師這一段亦師亦友互為師弟的交往，在僧林藝壇傳為美談。這一機緣使得竺摩法師日後才藝精進而擅於丹青。

1941年中秋節後不久，竺摩法師原來計劃北歸雁蕩山，卻因日軍大炮轟擊成為泡影，祇得轉搭小艇，冒險再回澳門。他所居的地方與高劍父先生相近，兩位師友，烽火餘生，日相過從，遊藝耽禪，過着自修清淡的生活。竺摩法師每日臨池不輟，臨摹了大量古代書畫家的畫稿和碑帖，不時跑到鄰近的普濟禪院妙香堂向摯友高劍父大師請教，切磋書畫技藝。高劍父先生也經常來到

竺摩法師住地，請教佛教經典中的各種疑難問題，共同探討佛學。

1951年7月，高劍父大師不幸在澳門逝世，竺摩法師不勝悲痛，一連數日為設在普濟禪院的靈堂誦經超渡亡靈；不久又在他剛創辦的《無盡燈》創刊號上，刊登了題為“挽畫哲高劍父居士”的悼文，高度評價了高劍父先生這位“藝壇宗匠、世界名士”的非凡一生。文章回憶了兩人結為師友朝夕過從，往來頻密莫逆於心的不尋常友情。為深切哀悼這位師友，他寫下了如下輓聯：“談禪如友論藝如師，十載喜相逢，僧俗形志融至理；泰山其頽樹木其稼，一朝驚永訣，冥陽路隔悵浮生！”如今，兩位大師都已往生，而他倆亦師亦友的佳話將永遠在人世間流傳。



竺摩法師為佛學社同道題辭（20世紀50年代）

盤桓佛學社

坐落於巴士度街4號的澳門佛學社，是竺摩法師弘法利生的重要場所。2002年夏，我寫竺摩法師傳記時，將這裡作為一個採訪重點。可是，那時這裡正遇路政拆建，見到的是搭着腳手架的建設工地，我祇能站在街道上觀望，久久地徘徊。據陪同的陳松青先生說，竺摩法師留在這裡有很多書籍、信劄和書畫等法器，可否能找到這些珍貴的遺物呢？所幸我們聯繫到佛學社董事七姑梁千居士，她隨即召集了皈依竺摩法師的弟子王秀容、鄭淑媛、黃桂湘、尹瑞璇等居士。在我們下榻的寰球賓館裡，她們深情地回憶了竺摩法師在佛學社講經、辦義學的往事，緬懷這位長老為澳門佛教事業作出的貢獻。

說起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的因緣，便追溯到五十多年前創辦的經過。那是1948年，竺摩法師因用功過勤，急於求證，竟遭病魔侵擾，身體瘦弱。恰在此時，澳門實業家尹法顯居士創辦“寶覺佛學研究社”，找到竺摩法師畫佛像，即懇求他協助辦社事務。竺摩法師欣然應允，移錫位於水坑尾的佛學社。於是，他與了一、宏經法師一起，皆被聘為導師，開壇說法。竺摩法師在該社“啟建佛七”中主七，先後講了《地藏經》、《金剛經》，聽經的善信也越來越多，法緣日盛。這些講稿經記錄整理，陸續出版了《地藏經講話》、《金剛經講話》等著作。他在佛學社全體社員大會上講說的〈從紀念佛誕談到佛的思想學說〉，由高劍父先生為其題寫書名在澳門出版後，受到港澳廣大善信的歡迎和好評。1950年，竺摩法師又與陳心彬、陳心潔、梁心華居士等發起在佛學社開辦佛教義學，招收失學兒童三百多名。義學每週加佛學一課，在兒童中灌輸菩提種子，打下做人的德育基礎。

為了更加有效地宣傳佛法，竺摩法師在講經之餘，於1951年8月在澳門佛學社創辦《無盡燈》佛教文化雜誌。他以“點着無盡的心燈”為題，在創刊辭中叙說了以維摩居士說的無盡燈法門作為刊物的刊名後指出，佛法救世就需要佛法的慈悲聖水來洗滌

權勢餓鬼們無明結習的污穢，來淋滅那貪取無厭的慾焰、鬥爭不息的嗔火；來灌溉清淨的心田，培植般若的靈苗，開出智慧燦爛之花，結成和平莊嚴之果。他自任《無盡燈》雜誌社社長，繼承和發揚四十年代初他主辦《覺音》雜誌時的傳統，積極推動港澳與海內外佛教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因此，該刊物創辦伊始，風行港澳和海內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喜愛。

1952年春，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講經之餘，舉辦了多次佛學座談會。座談會採取自由談話的方式來問答討論，辯難佛學上的各種問題；所談的都是各人隨意想到就問，有問則答，比較深的問題或亦偶然涉及，而多數屬於普通一般人對於佛法的疑難解答。座談會每逢週三晚上舉行，參加者從第一次三十餘人後來擴大到七十餘人。座談會均由竺摩法師主持，並解答提問，氣氛十分活躍。其內容由陳心彬居士記錄，陸續在《無盡燈》雜誌上發表，引起了遠近許多讀者的良好反應。一位南洋的讀者給竺摩法師寫信說，他那裡一家報紙的佛學副刊〈慈海〉，將佛學座談會上的記錄文字抄錄轉載，博得了許多讀者的歡迎。後來，竺摩法師應廣大讀者的請求，“藉啟智信，略結法緣”，將座談會的記錄整理出來，出版了《佛學問題座談》一書。

在這次訪談中，當我問及竺摩法師留下的遺物時，她們都說房子拆了，不知道東西的去向。倒是梁千居士陪同我們到附近的大昌佛緣木器公司，找到了竺摩法師為澳門佛學社佛堂題寫的一副對聯：“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時過五年，當我們再次來到澳門佛學社，祇見一座在原址上重建的五層大樓矗立在眼前。時值傍晚，也許是太晚了一些，緊鎖的大鐵門使我們再一次在此久久徘徊。此時，我看到了張貼在大門旁的一張精美的佛學講座海報——題目：地藏法門修行淺述；講者：隆慈法師；主辦：澳門佛學社。

我們在此盤桓多時，緬懷竺摩法師當年在這裡辛勤耕耘、不倦弘法的不尋常功德，默默地祝願澳門佛學社法輪常轉，德澤延綿。

登松山懷古

一館翛然出翠岑，當前大海若披襟。
秋松聽罷懷高士，明月看餘發浩吟。
少坐亭欄恣逸趣，清談壺角見冰心。
相思同有煙霞癖，雁蕩他年好共尋。

這是1940年秋的一天，竺摩法師在聽松山館雅集時吟唱的詩。應聽松山館主人何斗燦先生之邀，他與高劍父、張純初、羅季昭先生等友人圍坐青松樹下，品茗覽景，笑談風月，吟詩酬唱。

聽松山館是何斗燦先生的家館，也是竺摩法師與清遊會等文人雅士經常聚首的地方。聽松山館在哪裡？帶上這個問號，我們徒步登上了松山，尋覓半個世紀前澳門文化名人的芳蹤雅跡。

松山即東望洋山，因遍植松樹而名。松山高不過海拔百米，可在人居密集、塵世喧嘩的澳門都市，卻是個松林茂密、鳥語花香的清幽去處。我們登上山腰公路時，正舉行澳門中學生迎元旦慶回歸的環山賽跑活動，跑步聲、吶喊聲不絕於耳，十分熱鬧。登上山頂，回首南望，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五光十色，燦爛絢麗。飛架海面的澳葡友誼大橋如一條舞動的飄帶，一直延伸到天邊，氣勢宏偉壯觀。

漫步松山，上上下下，我們找不到聽松山館的蹤影，祇是在回來的山腳下看到了一個題有“松山”二字的碑亭。這座亭是1949年春澳門華商總會為紀念澳門總督而建的，亭柱上鐫刻如下聯語：“松風徐送，正蕩胸懷，更看鏡海波光，蓮峰嵐影；山雨欲來，且留腳步，遙聽青洲漁唱，媽閣鐘聲。”仔細一看，楹聯竟是李供林先生撰書。這不是當年經常與竺摩法師聚首的清遊會會員嗎？

抗戰期間澳門的清遊會組織，淵源於20世紀20-30年代廣州文化界名流組織的廣州清遊會。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些會友到澳門避難，於是重新組織了澳門清遊會。該組織的骨幹分子，除了原廣州清遊會成員外，還有一批澳門及其它地區來澳門的文化界人士。竺摩法師於1941年9月發表在桂林《獅子吼》月刊的文章，曾對澳門清遊會作過記敘：

粵之有清遊會，猶桂之灘江雅集也。其始組織者如高劍父、陳樹人、張純初、謝英伯、黎澤闔、葉夏聲等，俱為文壇耆宿，法界名流。值粵垣淪陷，徒侶盡散，至年前一部分舊會員，萍蹤偶集香江，又有臨時雅會，未幾又散去；近則復聚於澳海，每於日曜日，必品茗金龍茶樓，或評書罵畫，或煙雨清遊，沉哀消遣，積慮以抒，亦人生一大快事。其會員有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高劍父、黎廷榮、梁穀三、葉毓生、余達生、梁彥明、王惺岸、周貫明、張正息、何斗燦、賴振東、張白英、關宗漢、黎暢久等，於書畫詩詞金石，皆各有所長。余承高老之介，客冬亦曾加入，且屢赴其會（……）

澳門清遊會一方面承繼了廣州清遊會定期到各地名勝古蹟雅集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在高劍父先生和竺摩法師的影響下，詩詞書畫多以佛教文化為題材。澳門的東望洋山、青洲、西灣，以及菩提園、蓮峰廟、藥山禪院和普濟禪院等佛門勝地，自然常常成為他們雅集遊覽之處。他們一邊遊覽名勝古蹟，一邊吟詩作畫，相互交流心得，頗具雅趣，在當時的澳門文化界和佛教界有很大影響。

1940年農曆八月初八夜，竺摩法師與清遊會成員張純初、黎澤闔、高劍父、錢二南、王惺岸、張白英、賴振東、黎廷榮、黃蘊玉和梁彥明等先生同登西望洋山，大家興致很高，賦詩唱和不絕。其中竺摩法師步梁彥明先生之詩韻，吟唱了“秋多霜露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雲；如此遊成詩未已，尚餘悲憤填中膺”的詩句，表達了憂國傷時的悲憤情思。

同年晚秋一夕，何斗燦先生再次在聽松山館以茹素邀約竺摩法師聚首。同席的有梁彥明校長、徐偉卿主席，還有羅季昭、岑權波先生，及德國籍凌牧師等。眾友人暢飲高談，極盡賓主之歡。歸後，竺摩法師曾作長達三十八行的俚歌，以記其事。詩句中“我來斜陽掛松楸，反映丹崖翠欲流，山花簇簇迎禪客，歸禽繞屋聲啁啾”，不正是聽松山館周圍的景色嗎？

友會文。談至三時許，主人盛設素食，爲吾輩裹腹。

已而移榻滌塵岩下，是時，清風徐來，松韻茶香，彼此談鋒最勁。席次，竺師出示葉恭綽丈所篆題弘一法師六十『無量壽』三字，勁拔古雅，世所難能。高畫師謂弘一法師，未披剃時，曾與之留學東瀛，相得至歡。又謂與太虛法師相友善，娓娓談廿年前事。竺師至爲首肯。繼謂民廿二年夏，曾作南洋汗漫遊，遍歷諸島國，而西貢，而星嘉坡，而印度，而錫蘭，海外壯遊，越兩載乃歸。並道當年探險世界第一名山喜馬拉雅諸名勝，語極動聽。又云：登山之徒，先到大吉嶺，蓋是地之高，已逾八千五百尺矣，英人闢爲避暑勝地。斯時印度總督，適應亦節駐于此，照例登山探險，要先得總督允許，乃可成行，經過幾許交涉。並証以印度詩人太戈爾。甘地同攝之影片，並謂吾乃中國畫師，深欲登山，一叩其竟，領畧我佛世尊聖跡，方荷俞允。啓程之日，又僱同伴十人，沿途，以車以馬，至一萬六千尺以上，乃步行，並自携糧食飲料，帳幕以居，直登至二萬四千尺，狂風時來，積雪盈山，恍如憑虛御風，如入廣寒仙境，人生到此，斯爲大觀矣。高畫師又言，此山逾一萬六千尺以上，已無異木奇花，祇見白雪皚皚，雲旁馬頭生耳。計由山麓以達二萬四千

尺高度，共約歷程二十天，描寫諸山名勝，深覺海外名山，峯巒疊嶂，其處境之清幽，山勢之奇峭，自與中夏之景不同，恍如別有天地也，高畫師舌燦蓮花，說來至爲動聽。

四時許，諸人互談之下，暢所欲言，何寧師謂：生平雅慕兩浙天台，雁蕩山之勝，神爲之往，竺謂且約我輩，倘機緣，同遊此地，彼願爲東道主，吾亦首肯。蓋兩浙乃余舊遊之地，憶民十一年間，隨杜梅叔丈，宦遊江浙，從政之餘，遍歷浙東浙西諸山名勝，每有登臨，梅丈雅興至濃，佳什之夥，贈我尤多，獨惜邇來，

烽烟瀾漫，東奔西走，卷帙之散失，至今不知落在何方耳！談鋒更勁，樂爾忘疲，繼而慢步園中，恣其所之，余終日伏案埋頭，整理課務，紛忙之身，今日之遊，殊覺自得，既得觀高張兩丈之絕妙丹青，高言偉論，竺師之佛法通靈，語多妙諦，又喜主人之欸客情殷，賞心樂事，莫有逾於此者！時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我輩略事休憩後，乃辭主人，聯袂下山，瀕行時，張純丈贈主人以妙畫一幀，雅淡清幽之作，與名山並美矣。與張高兩丈及竺師步行至新花園，別時，竺師尤欣欣訂後會期也。○（轉載華僑報）

竺摩講述：

維摩經講話

出版預約

維摩經講話，一名「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語體講錄」，爲竺摩法師去冬在澳門講述，由達居法師筆記，以淺顯文字，開揚深奧哲理，內容思想理解，新穎確實，有心研究佛學者，不可不一讀之！且有靄亭芝峯兩老法師撰序，弘一老法師及葉恭綽居士題字，尤增精美，全書都二十餘萬字，用上等白報紙印成十八開本，約有二百頁（四百版）左右，刻正整理付印中，約年內或明春可出書，爲優待覺音讀者，預定港澳每部連郵西紙壹元（港澳定購者不收士担及國幣）○國內每部連郵國幣貳元五角（郵票不收）○出書無多，定購請速！

預定處：

澳門功德林覺音社
香港跑馬地東蓮覺苑佛經流通處

×××因事曾往澳門，下旬，我們忽然接到濠江快訊，謂：七月初一起，傭人們通要開除了，廚房要關門了，衣單錢也要停發了。本舍員生聞此消息，通通焦悶起來，說是無形中的停辦。但我，是曾經滄海的，却別有會心，懷然危懼，想着：「哈哈，這×××未免東施效顰。聲言前往澳門，却暗地裏飛往倫敦，不知何時，學得經濟封鎖的戰畧來？我們和尚，天不怕地不怕最害怕的就是經濟封鎖。果真實行起來，和尚們無論怎樣刁蠻，都要屈伏的。」傳說的真偽，還待事實來証明。七月初

一，×××回來了，直至今日，中秋快到了，尚不見有事實的表現。細查真相，始知是傭婦們捏造的謠言，白令我們吃了一場虛驚。唉！金錢的力量真正偉大。孔方兄，你足以自豪了！從過去數年的經驗，知道和尚們和現前的中國一樣，若要不受別人的控制和包圍，當要力求自給自足，從事生產，達到經濟上的獨立，方能打破狄人的經濟封鎖。

中秋節前，寫於弘法精舍的芬陀利室。

由清遊會說到聽松山館

羅季昭

高劍父老畫師，不日壯遊海外，昨晨因彥明詞長之約，往茶居相叙，得晤清遊會諸子。同座有張純初丈，王愷岸，劉耀輝，黃慶昭，勞先鞭，黃偉俠，賴鎮東等，計共十七人，集詩畫，詞人，金石名家於一堂，以友會文，把茗談心，其樂至為無藝。席次，高劍父丈，出示其近作『墨蘭』畫數幀，雖輕描淡寫，而信筆揮來，都極幽雅，堪稱神逸之品，又有所題字及所寫詩三百首，筆走龍蛇，蒼勁可愛，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吾謂高丈之書法，字中有畫也。既而，張純初丈，又出示其近作『十分春色圖』，蓋所以持贈周貫明兄者。圖中集名花十種，如牡丹，春桃，水仙，芍藥之類，着色渲染，運筆至工，純丈以花卉擅長，知名於百越，蓋亦有年矣，覽斯

圖，神往者久之，緣高張兩畫師，迺先岳杜清貽丈之友摯，廿載相逢，豐儀久切，今茲濠江避地，偶合萍踪，因與互談親故，同感山河色變，人事已非，而純丈年屆古稀，精神不減，當年風雅最足健羨！

十一時許與彥明，先鞭，慶昭諸兄，先行辭別。是日下午二時，又荷何斗燦醫師之約，赴聽松山館清談，並囑約空門友竺摩法師，聯袂入山，共研佛理。屆時竺師至，少談片刻，即取道松山，時陽光隨處，鳥語花香，比到館門，小僮相迓，且云主人以事猶未歸也，然階前黃犬伏，四壁有圖書。是園佔地約畝許，室之四週，佳木葱龍，異卉奇花，在在增勝，一棧一石之配置，安放均極自然，仰視石巖上刻有『松風水月』四字，秀勁如肖其人，蓋何

醫師之所書也。少頃，主人始婦，與竺師晤面，寒暄之後，環遊園中，覺空氣清新，花鳥宜人，每從松林眺望，鏡湖景色，時有三五漁舟，隨波上下，而遠山近水，奔來眼底，大足以滌我塵襟，念我輩蝸務紛忙，偷得浮生半日閒，以領畧此山色，遠勝在紅塵十丈中，風塵僕僕耳。主人呼僮烹茗，相酌有頃，遙望高劍父畫師，策杖老，欣然而來，首與竺師合什為禮，互道寒暄，繼而張純初丈至，於是四人圍座萬松樹下，笑談風月。竺摩上人，原係浙江雁蕩山下生長英物，斯地夙以山明水秀見稱，宜其夙具慧根，早參禪理，今者奉其師太虛法師命，南來講學，暫駐功德林。余因拙庵老友之介，始與結緣，深喜其人，彬彬有禮，冰雪聰明，蓋竺師於詩詞哲理，有獨到處，因與之文字相交，又介之於彥明詞長及高張兩丈，並斗燦先生，從此鏡湖風月，詩酒流連，大足以消除永日，以

清遊會諸子唱酬和答，雅趣橫生。而別具一格的，則是這些名士們的詩詞聯句。1941年2月間，應澳門知用學校校長張瑞權之邀，清遊會諸子覽勝於青洲。這次赴會的有詩人、畫家近二十人，頗極一時之盛。張純初先生即席寫水墨牡丹一幀，張谷雛和馮湘碧先生合繪青洲山水一幀，竺摩法師和鄭哲園、梁彥明先生各作擘窠書法，張掛壁上，以供觀賞。葉恭綽、鄭哲園、王惺岸先生等均即席成吟，題於畫幀之上。他們不約而同地以佛教為題材，聯句作詩吟唱。眾友即興聯句，真是妙語聯珠，充溢着僧俗文人雅士的才情意趣。

竺摩法師因其在澳門的特殊地位和影響，除了受邀頻繁參加清遊會的活動之外，還與當地文化界的其它社團成員和自由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往。他曾與澳門潔社的鄭春霖，澳門雪社的馮印雪、梁臥雪等人相聚，以佛教文化為主要題材，多有詩文唱和。

1941年秋，戰火蔓延，烽煙遍地。竺摩法師打算應在上海的芝峰法師和大醒法師之約，準備回浙江省雁蕩山避兵和休養。對此，眾多友人聞訊後，均感依依不捨。臨行前，竺摩法師在聽松山館舉行“留別畫展”，高劍父先生為畫展撰序，葉恭綽先生致書雅推。清遊會名士張逸、龍思鶴、葉夏聲、鄭哲園、梁彥明、張白英、黎心齋先生等數十人，於中秋節前二夕，假媽閣廟為竺摩法師餞行。名家張谷雛先生作〈送別竺摩上人歸雁蕩圖〉，前來餞行的友人紛紛賦詩，題者甚多。其中有：張谷雛先生〈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即希吟正〉、羅曉楓先生〈送竺摩法師往雁蕩〉、何斗燦先生〈送竺摩法師往雁蕩山〉、李供林先生〈送竺摩上人歸雁蕩〉、繆君侶先生〈送竺摩大師歸浙再賦七律送別〉、梁毅三先生〈竺摩上人北歸雁蕩賦此贈行〉，等等。

竺摩法師非常感謝澳門清遊會、雪社和潔社的友人們在他即將離別前如此深情地為他餞行。他賦詩〈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云：

衲本粥飯庸材，蕭麥不辨，自違難濠江，謬蒙大雅君子，寵錫鴻文，獎勉有加，感胡能已。乃者以疾返鄉，複承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榮、鄭哲園、黎兆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霖、劉耀墀、何仲恭、何斗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玉、余達生、賴鎮東、湯卓元、利樹宗、李君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貺，藉留紀念，盛情尤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二夕，湘北捷報頻傳也。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
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
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慮忘。
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追攀，風雅論文喜往還。
杯茗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
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
湘捷欣逢添盛餞，臨歧何惜唱陽關。

此次雅會，盛況空前。為此，詩人陳寂園先生作〈媽閣餞僧記〉在報章發表。諸友人對竺摩法師的酬答詩爭相奉和，也紛紛見諸報端，一時轟動了港澳文化界。葉恭綽先生從香港寫信給竺摩法師說：

奉示及諸公詩章，一時盛會，佩羨之至。愚藏有明代趙文度所繪〈送生明法師還雪竇圖〉，附縑白送行詩甚多，最著者為智舷法師及王石谷，可先後輝映。第天啟世局尚安，雪竇夷夷，足為幽棲之所，不若今之荊棘載途耳！

葉恭綽先生曾任清末民初政府高官，抗日戰爭期間拒受為職，客居香港。他學識高明，在港澳名望很高。竺摩法師初來港澳時，曾幾次在香

（此段接上文廿九版）

仁，豈活人所應有耶？印兄的熱情及其宏偉之願力與志操，殊令人可佩仰。照明師是藏苑學僧，青年有爲，精舍之內，藏有佛典世世極豐富，真一良好難得之佛教學府。

我回國後，細觀了佛內部情形，詳察外界對我教我徒之態度，只有悲惱，只有

痛心，別無他話可說。欲佛教興，佛徒好，非得大師門下之青年僧，——我們——從自身自心澈底革命，及一心一德服從大師堅苦耐勞向前努力苦幹不爲功矣。現在有一極不良的現象，就是我們不能團結，有兩個青年學僧在一齊，就要發生互相排擠，互相是非之幼稚病，這豈能不令人痛心嗎？……

清遊會侶攬勝青洲

登紅

濠江清遊會同人：每日曜日恒一聚首江樓，揮塵談玄，咳唾珠玉，足資藝事之助。老會友黎澤園既移家曲江，書疏間至。張白英則杜門養病，足音杳然。而高劍父亦時渡海至赤柱小留，遂不恒至，其恒至者，惟張純初周貫明及黎氏哲嗣廷榮等數君子耳。西粵陳寂園時同客澳岸，小住青洲，與會中諸子論詩談茗，晤言遂多。去冬周貫明張純初張谷繼黎廷榮王惺岸鄭哲園諸氏聯袂訪寂爰，各得佳章而返。哲園云：「時聞天語肝如掬，日送潮音耳欲提」。廷榮句云：「樓欄日月橫今古，鷗鷺風情湛海天」。又云：「書城客子尊丘壑，澤國詩心半水雲」。谷繼句云：「驚映波連併寂喧，山依樓宇水開軒，煩君管領青洲勝，著句安排本厭煩」。純初則填水龍吟

一闋，其雋語云：「烟霏修變朝暮，美詞人嘯歌花塢，相逢一笑」。又云：「待春江月夜光浮，翠杓更尋幽去」。陳氏亦賦六逸一時過，青山生好客之句以酬。此去冬事也。暨今春二月間，知用校長張瑞權復折東邀清遊會諸子，重爲攬勝青洲之舉，是日至者，詩人有鄭哲園，葉競生，周貫明，何斗燦，竺摩，王惺岸，賴振東，黎廷榮，梁彥明，關宗漢，王蘊玉；畫家有

張純初，張谷繼，馮湘碧，陳叔平，鄭駿裳，沈仲強等。頗極一時之盛。純初即席寫水墨牡丹一幀。谷繼湘碧合作青洲山水一幀。臥雪校長及竺摩上人，哲園居士各作壁窠書，張之壁上，以供觀賞。競生哲園惺岸均即席成吟，題詠畫幀之上。葉句云：「僧俗襟期詩共老，山川濃淡畫傳神」。鄭氏句云：「四百八寺有斯境，三十六宮無此春」。王氏句云：「羣賢豈讓西園集，勝會還先洛水嬉」。其餘亦各繼作，谷繼句云：「向午山分寒霽色，隔林人語早花齊」。純初句云：「倦客登臨傷世變，閒鷗來去笑人忙」。貫明句云：「遠峰經雨出，孤艇破煙歸」。竺摩句云：「座上春風吹野興，如潮詩思湧銀濤」。斗燦句云：「山雨未來雲欲散，詩僧卻被主人留」。振東詩云：「羣山抹雨青留袖，一水浮春淨上眉」。廷榮句云：「欲逗好春相見，桃花淒斷江亭」。好語如珠，錄之腕疲，名篇勝地，相得益彰矣！（轉載探海燈）

靈應寺訪弘一法師

月笙自南安寄

當代高僧弘一法師即名士李叔同，天才橫溢，博學深思，壯年曾任大學教授，想轉變，躍入沙門，動機關鍵，固自有其前因。客夏說法永春桃源殿，靜修普濟寺中，上月初旬南來，避寒於吾邑玳瑁山靈

港大學圖書館與他相遇。他曾說過：“閱報紙者，皆非高僧。”可見他思想拘謹。但這次為竺摩法師餞行，卻另眼相看，且將趙文度〈送生明法師還雪竇圖〉與諸友人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圖〉相提併論，稱之為“先後輝映”，足見他是多麼看重竺摩法師。

由於竺摩法師在澳門弘法的影響越來越大，當地和來澳避難隱居以及其他海內外有識之士，都樂意以各種形式與竺摩法師交往。如來自廣東南海的龍思鶴先生是一位著名詩人，曾在孫中山先生麾下任粵軍秘書長，抗日時期曾任國民黨第七戰區參議，後到澳門避難。這位聲名顯赫的人物，從何斗燦先生處得悉竺摩法師是太虛法師的高徒後，曾兩次專程來到功德林拜訪；不巧竺摩法師外出而未遇，龍思鶴先生遺憾之餘，寫了一首〈訪竺摩不遇〉：

兩訪功德林，僧閑院落深。
未諳龍象力，曾讀海潮音。
懷素書非障，維摩病不禁。
宦遊十年事，浪跡鏡湖濱。

詩中流露了龍老先生對竺摩法師的仰慕之情。後來，在何斗燦先生的幫助下，龍思鶴先生與竺摩法師終於在聽松山館會面，彼此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何斗燦先生在席間有詩以記其事：

坐對松高百丈餘，偶來野鶴伴幽居。
香花案上先供佛，明月窗前好讀書。
綠竹朱欄風淡蕩，青娑皂帽態紆徐。
放懷多在煙波裡，擾擾黃塵我自如。

竺摩法師也賦〈晤龍思鶴先生於聽松山館，主人斗燦醫師有詩記事，即步原韻為贈〉一首。詩云：

呼鶴聽松興有餘，性情恬淡合幽居。
耽尋好句還耽酒，愛種名花亦愛書。

采藥應曾思劉阮？交朋泰半屬庚徐。
深談不覺青林晚，雲影在天月自如。

這次登松山，雖然找不到聽松山館，我並未失望，反而甚感欣慰，這裡畢竟留下了竺摩法師與眾多文化名人雅集的足跡。而在我的腦海裡，仍湧現着半個世紀前文人雅士們為澳門文化寫下的一幅幅鮮活的畫卷。

從松山下來，我們按澳門青年學者陳繼春博士提供的線索，來到士多紐拜斯馬路雅廉訪附近，終於找到了竺摩法師題寫“譚端記電業工程”招牌的地方。店主人熱情地介紹說，這是她公公從前向竺摩法師要來的墨寶。她說：“公公是個美術教師，與大法師關係很好。自竺摩法師題寫招牌後，幾十年來生意都很好，祇是近年來電器行業變化很快，有點淡下來。”在那裡拍照留念時，我想可能正如陳繼春博士說的，這可能是目前在全澳唯一找得到的竺摩法師親筆題寫的招牌字了。

在黃曉峰博士帶我們去有當地“文化沙龍”美稱的龍華茶樓的路上，他指着一處老式的樓房說，這裡原是中共一大代表棲梧老人住過的地方。呵，他不就是包惠僧先生嗎？據我所知，他在上世紀40年代旅居澳門，與竺摩法師亦有過交往，還贈過竺摩法師兩首詩呢！

“澳岸甘露遍”，“方外結因緣”。這是當年李供林先生在〈送竺摩上人歸雁蕩〉一詩中的詩句。確實，竺摩法師在澳門廣結法緣，普施法雨，其弘法蹤跡永遠值得人們懷念。

稿成擬寄《文化雜誌》之時，浮想聯翩，意猶未盡，隨賦〈登澳門松山感懷奉呈黃曉峰博士郢政〉，以寄遠懷同遊澳門松山之情思——

蒼松茂密鳥啾啾，浩渺鏡海眼底收。
浪拍長橋連碧宇，雲飛廣廈盡芳洲。
禪堂劍父傳佳話，佛社竺摩展壯猷。
更喜騷人碑上句，生花妙筆寫春秋。

（初稿寫於2008年春節）